

# 清宮回憶 (三)

## 末代皇帝外一章

● 溥佳

### 斬草除根裁撤太監

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六日，溥儀裁撤了宮內的太監。當時這不但在宮內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就是在北京也鬧得滿城風雨。裁撤太監距建福宮大火僅隔二十天，當然和大火有直接關係，但也有它的遠因存在。

### (三) 憶回宮清

管理宮廷事務的機構，除了內務府之外，在宮內還沒有四十八處太監，專門為皇帝和他的家族服務。例如敬事房、奏事處、懋勤殿、尚書房、南書房、四執庫、尚乘轎、御茶房、御膳房、御藥房、欽安殿、毓慶宮、做鐘處等等。在這些機構中，除了茶、膳房的廚役、懋勤殿的匠役和做鐘處的修理人員外，其他都是太監。西太后時代，宮內太監曾達三千多人；辛亥革命以後，人數逐漸減少，我到宮中伴讀時，仍有八、九百名。太監之中也分三六九等，地位最高的是總管四十八處的督領侍，其次是屬於他管轄的九個總管。皇帝、皇后宮裏還有自己的總管；太妃宮裏不稱總管，而稱首領。在皇帝身邊伺候的叫御前太監，在后妃身邊伺候的叫小太監，在殿外做粗事

的叫上殿的。御前太監和小太監穿的都是綢緞衣服，非常華麗講究；殿上的太監按規矩則只准穿布衣布靴，就是有好衣服也不敢穿出來。

那些地位較高的太監，都帶有濃厚的官氣。我在宮內遇見他們，他們後面總是跟着四、五個太監，分別拿着衣包、煙袋和水壺等物，隨時伺候他們；有的還牽着兩、三隻哈巴狗，供他們玩賞。尤其是伺候溥儀的大總管阮進壽，自以為是二品大員，更是官氣十足。他的生活也極為闊綽，在家使奴喚婢，出門備有專用馬車，養着好幾匹快馬，供他玩樂消遣。還有一個姓唐的掌案（名字已忘），曾用五百塊銀元買了一隻西藏產的大狗，專用一個太監餵養。這隻狗大小幾乎像一頭小驢，全身都是虎皮花紋，腦門上還有一個「王」字。後來溥儀見了，便給要去了。據我所知，他們的俸祿並不甚高，最多也不過百餘元，絕對不夠他們那樣揮霍。他們所以如此闊綽，是因為另有生財之道。辛亥革命以前，凡是有權勢的王公大臣、封疆大吏很少有不向他們請求通款的。我記得在民國初年，慶親王奕劻死後，他的三個兒子載振、載洵、載勳請我父親給他們分家，

載洵因嫌分給他的現款太少，就對我父親說：「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銀珠寶就不用提了，光是辛亥革命時，因為隆裕太后遲遲不發表『遜位詔書』，袁世凱爲了恫嚇她迅速發布，就向祖父和總管張蘭德（即小德張）每人報效了三百兩銀子，怎麼才分配麼一點呢？」由此可見，接受賄賂，確實是那些權監的生財之道。辛亥革命以後，

外邊的賄賂是斷絕了，可是內務府大臣和總管太監們仍然互相勾結，盜竊文物。宮裏向銀行抵押文物所得的回扣，也得分給他們一部份。每年宮裏招年青太監來補缺，新來的太監進宮時，照例要拜一個年紀大、地位高的太監做師傅，來學習宮內的規矩禮節。每逢節日，徒弟得向師傅送禮。送禮多的，提升就快；送禮少的，一輩子也別想抬頭。這些都是太監們一筆不小的收入。有些老的太監，因為徒弟徒孫多了，就形成一個個小集團，營私舞弊，相互包庇。記得宮內的好多處大煙館與賭局，都由有地位的太監做保險，每天的保險費也是相當可觀的。記得有一次，溥儀的大總管阮進壽、二總管陸某（名字忘記了）因爲賭局的欠賬發生口角，大吵大鬧起來。御前太監

報告了溥儀，溥儀親往查看，見到屋內擺着煙燈、煙槍等物；又聽到二人互相揭露設立賭局、煙館、冒領官款等情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回到養心殿去，拿來康熙用過的那把「寶刀」，照着阮進壽砍去，沒有砍中。後來，革了阮進壽的二品頂帶，免去大總管職務；把陸某杖責了幾十板子。

有權勢地位的太監由於有以上種種額外進項，生活得都很富裕，有的甚至富蓋王侯。但是大多數的窮太監們，每月薪俸不過十元左右，除了過節必須孝敬師傅以外，每天還要狂吸鴉片（宮內吸大煙的太監很多），到了窮極無聊的時候，只有偷竊宮內的物品來還債了。因此，宮內的盜竊之風愈來愈盛。這是溥儀要裁撤太監的遠因。

但溥儀終於下決心裁撤太監，還受了莊士敦的一些影響。莊士敦一進宮教讀，就對太監們那身裝束——長袍、坎肩、搭包、腦後拖着一條辮子——很反感。太監們對他雖然也像對待陳寶琛那樣十分恭敬，却反而惹得他十分不快；他認為他們那簡直是奴顏卑膝。他曾不只一次地對溥儀和我說：「在今天的世界各國，大概只有紫禁城內還保留着中古時代的太監和髮辮吧！」「我看了尤納克（Yonack 太監）的動作和那條豬尾巴（辮子），心裏就感到厭惡。」有一次，舊曆新年後的一天，有幾個太監給莊士敦叩頭拜年；這本來鬧得他已經面紅耳赤，不知所措，可這幾個太監事後又托我向他討「節賞」，結果莊士敦大發雷霆，大罵太監們「太討厭了」！還對我說：「你告訴他們，我並沒有叫他們給我叩頭，我不能給他們錢！」而太監們對莊士敦，看起來好像十

分恭順，但實際上也很反感，常在背後罵他「洋鬼子師傅」。莊士敦對太監的這些看法，不能不影響到溥儀對太監的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。

建福宮大火以後，從該宮首領黃進祿的口中，還審問出了太監們多次偷盜古物的事情，甚至連養心殿新換的總管邵興祿也牽扯在內。同時，據消防隊說，他們初到宮中救火時，還曾聞到煤油氣味很大。溥儀聽說，就更認為是看守自盜而故意放火了。因此，就更促使他下了裁撤太監的決心。

七月十六日中午，溥儀打電話叫我進宮，說是有事商議。我來到養心殿，溥儀就對我說：「今天我決定把宮內的太監全部裁撤，叫他們立刻出宮！」當時我感到這太突然了，就遲疑地對他說，一切全沒準備好，這怎麼行呢。他說：「你既然同意，我們為什麼不趕快辦呢？夜長夢多，遲了恐怕第二次火災就要發生了！」說罷，我們便乘汽車直奔我五伯家裏而去。

我五伯聽說要裁撤太監，又驚訝，又着急，就以祖制不可違背的大道理勸了半天，溥儀仍不動搖，又命我父親和內務府大臣紹英、善令找來。他們一到，溥儀就把預先寫好的「將宮內太監全部裁撤，立即出宮」的一道諭旨，交給我父親看；我父親自然和我五伯意見一致。這時溥儀說：「宮裏如果再發生第二次大火，誰敢負那個責任？」我父親聽了，默無一語，大家都都無話可說。這時溥儀一面命我父親到宮內與三位太妃說明原委，一面命紹英、善令調集全部護軍，把太監強送出宮。太妃們開始曾力爭不可，後來知道

溥儀已經降旨，也就無可奈何了；只是要求留下若干名太監，以供驅使。又經溥儀與我五伯等再三研究，最後決定除三位太妃、溥儀、淑妃這五個宮各留二十名太監外，其餘全部裁撤。

由於絕大部分太監在北京沒有家，若叫這數百名太監流落街頭，未免有碍北京的治安。於是又把王懷慶、薛之珩找來，商量處置的辦法。議定由內務府籌措一筆遣散費，北京有家或有親朋投宿的，即刻携帶行李出宮；實在無處投宿的，暫時住在地安門內大街雁翅樓內，待領到遣散費後，再各自回鄉。

當晚，我父親、紹英、善令等俱領命進宮，分頭去辦。溥儀、我五伯、溥傑和我，留在醇王府等候消息。

關於當晚遣散太監的情況，據事後善令對我說，當紹英把全體太監召集在乾清門內，宣讀了溥儀的諭旨時，大家都非常恐慌和憤慨。因為這些太監，絕大部分都是河北滄縣、河間一帶的人，他們在宮中當了幾十年的差，宮中就和他們的家差不多，也積攢了一些東西；如今限令在幾小時內出去，叫他們投奔何處？以後怎麼生活？所以有的慘號大哭，有的高聲咒罵，情況極為悲慘。

晚九時許，得到紹英的報告，說是太監們除留下的以外，已全部出宮了，我們才回到宮內。當走到神武門時，只見門口堆積的太監們的行李、物品，像一座小山；有的還在摸着黑找自己的東西。這時宮內一片漆黑，空無一人。像養心殿那樣高大的宮殿裏，只有兩、三名外隨侍，燃着

幾支半明半暗的蠟燭，使人有置身於古廟之感。

### 太監護軍一丘之貉

次日，一切都顯得雜亂無章。雖然臨時調來了幾名護軍代替殿上太監的差事，但溥儀吃飯時，連擺桌盛飯的事也無人管了，只好由溥傑和我擔當起來。另外，還從內府調來若干名官員和數十名護軍，看守各處宮殿。我父親爲了溥儀的安全，召集了全體王公，每天分兩班，每班六、七人，輪流在宮內值宿；溥傑和我每晚也住在養心殿裏。以前曾聽太監們講過，每到深夜，就有身穿朝服的人在宮內走來走去，因此每到夜間，我就有些害怕起來。溥儀爲了給我們壯膽，特地給了我一支手槍。這樣大約過了一個多月，溥儀也感到許多不便，又叫回了一百多名太監，並增添了十餘名外隨侍，才逐漸恢復了正常的情况。

七月下旬，內務府籌妥了遣散會，就在雁翅樓裏會同軍警人員開始發放。統計這次裁撤的太監，共有七百多人，首領每人發二百元，一般太監發二十元。這些太監除北京有家的外，其餘有的搬到了廟裏，有的回到原籍；還有三百餘人仍舊住在雁翅樓內。我每天到宮內經過這裏時，總看見不少衣衫襤褸的太監在廊下升火做飯，極像逃荒的難民，其狀頗爲淒慘。後來軍警怕他們引起火災，屢次驅逐他們離開，直到一九二四年春，才先後散淨。

原來以爲太監裁撤以後，宮內的偷盜風就可以絕跡了，不料一九二四年春天，溥儀在養心殿裏的一塊大鑽石還是丟了。緊接着，內庫又丟失

了珍珠、朝珠和玉鐲；御藥房丟失了朱砂和熊膽；四執庫丟失了金銀器皿和古銅器等等。所以裁撤太監的結果，並沒有煞住盜風，只是由太監們的看守自盜，變成了護軍們的看守自盜而已。

裁撤太監一事，在溥儀說來，起初未嘗不是好事，但由於他把太監視爲可以任意處置的奴隸，以致把裁撤太監變成了驅逐太監的暴行。此後太監們每談及此事，都表示極大的怨恨。因而當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驅逐出宮的時候，太監們無不拍手稱快地說：「這才是一報還一報呢！」

### 紫禁城的最後一年

從一九二三年秋天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溥儀出宮時爲止，是我們在清宮度過的最後的一年。此時，北洋政府正忙於表演曹錕賄選的那幕醜劇，無暇顧及清宮的事。溥儀便借此機會大有勵精圖治的意思，繼裁撤太監之後，又大力整頓內務府，打算做到經費自給，就可以「天下太平」了。

### 借水養魚有官無兵

一九二三年，溥儀先後命寶熙（滿族宗室）

、榮源（溥儀岳父）爲內務府大臣。寶熙雖在古典文學方面頗有研究，但在政治上，只是一個腐儒式的官僚，遇事誇誇其談，而結論必歸於毫無辦法。榮源則更不及寶熙。他原是一個道地的執紼子弟出身，不但文化程度不高，社會經驗也很不足，似乎還有一些輕微的精神病狀態，遇事毫無主見，只知唯唯諾諾。這樣的人，當然難以滿

足溥儀理想中所要求的那種「能臣治吏」。一九二四年，鄭孝胥來到北京，溥儀便命他整頓內務府。其實鄭孝胥來京，並不是專門來投奔溥儀的，而是想趁北京混亂之機，撈上一把。但他的政治地位又很平常，一時想要爬上政治舞臺，也很不容易，於是就和陳寶琛拉上了同鄉關係，由陳引薦到了宮內。這對鄭來說，不過是借水養魚而已。最初，溥儀也只是派他爲懋勤殿行走，可是又因爲他巧言善辯，遂獲得溥儀的歡心。一九二四年三月，溥儀竟在一天之內連下了三道「上諭」，賞鄭孝胥紫禁城騎馬、加太子少保銜、任總管內務府大臣。鄭孝胥得此「殊遇」，常常對人說：「深感皇上一日九遷之恩，一定要徹底整頓內務府！」未幾，又命金梁（曾任奉天民政廳長）充任內務府大臣。這樣，就使內務府大臣增至六名之多，還有兩、三名賞內務府大臣銜的不在其內，真是空前龐大的官僚機構了。

自鄭、金任職以後，養心殿上經常可以看到他們所遞的奏摺。記得溥儀還叫我看過兩次，內容不是整頓宮內財產，就是清皇上勵精圖治，恢復祖宗遺業等一類的話。鄭孝胥在溥儀的支持下，還把他的同鄉修濟煦拉進內務府，滿以爲這樣可以上下其手，大有油水可撈了。其實，鄭完全不了解內務府的情况，那時的內務府，經常庫空如洗，紹英、著令不斷地喊窮，說是內廷開支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使他們實在無法應付了，總想辭官回家。記得一九二四年夏，竟窮得連莊士敦的房租都無法支付了。房東屢催莊士敦搬家，內務府打算把宮內吉安所的房子加以修繕，叫莊士敦

居住；可是尚未修出，溥儀就出宮了。至於拖欠下來的內務府官員的薪俸，更是無法計算。好在這些官員們大都是世代在此供職，不僅貪污的東西很多，而且還兼營商業，一般家資都很豪富，有的甚至凌駕於王公之上。因此，薪俸的有無，他們並不十分計較。鄭孝胥初來乍到，不明就裏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企圖雷厲風行地革除弊端，但他督促的越嚴，上班的人就越少，漸漸地就形成有官無兵的狀態了。

### 頤和園添兩艘遊艇

後來鄭了解到內務府的實際情況，就想從「節流」開始，減少開支。首先想把各機構加以裁併，精減人員，可是宮內自裁撤太監後，人員並不多了。宮中的人聽到這個消息，都非常恐慌，紛紛到我五伯和父親處求情，說是再裁減就無人了。後經我五伯向溥儀說明，鄭的計劃未能實現。隨後，鄭又向溥儀呈遞奏摺，式樣只把奉宸苑、武備院、上駟院、銀、燈、皮三庫等十餘處裁減；在開支方面，把上賞、津貼等名目一律取銷，所有薪俸均改為月俸。溥儀把這個奏摺交給紹英等研究處理，紹英等認為，裁撤人員必須補發欠薪、發遣散費，目前庫空如洗，實無法籌辦。這個奏摺的結果是「留中未批」。

鄭孝胥碰了幾個釘子以後，逐漸認識到，只是「節流」而不去「開源」，總是事事難以辦到，於是又向溥儀建議，將內務府的官房租庫裁撤，把房產、土地全部拍賣以充經費。可是又據紹英講，內務府所管的房地產確實不少，在官房租

庫裏，光契紙和租約就堆了三間庫房，多少年來從沒有人動它一動。辛亥革命後，經過十多年的變遷，有些土地已由北洋政府接管，盜賣的也不在少數。房產大部為鋪面房，平時有交租的就收下，不交也不去催問。因為內務府也鬧不清土地、房產在什麼地方。更重要的是：鄭是個漢族大臣，自紹英以下，對鄭都持排斥態度，聽說要清查財產，深恐把盜賣等情事暴露出來，因此便故意製造許多困難加以阻撓，使鄭的開源計劃也成為畫餅。

鄭孝胥仍不甘心失敗，他又向溥儀建議，要把文淵閣所藏的「四庫全書」運往上海，由商務印書館影印，向國內外銷售，可以獲得一筆厚利，作為宮內經費。由於他與商務印書館關係很密切，自然他也可以發一筆大財。不料，北洋政府得知了這個消息，首先是國會議員李燮陽等十餘人致函內務部，請速制止清宮盜運古物。接着，總統府與國務院也致函內務府，禁止把「四庫全書」運滬影印。同時，外邊還盛傳北洋政府對清室私運古物事已嚴加注意，擬派馮玉祥、李石曾等草擬保護清室古物的辦法。在各方面的壓力下，鄭的這個計劃又以失敗而告終。

這期間，鄭孝胥還提出要整頓頤和園，並向溥儀推薦，讓莊士敦管理頤和園事宜，以便增加一筆收入。莊士敦很高興擔任這個職務，他到了頤和園，原也想要認真地整頓一番，但由於他對行政管理是個地地道道的外行，怎麼能應付得了善於營私舞弊的那些舊官員呢？搞了一個時期，毫無成效，便也不再認真地搞下去了。他乾脆從

英國訂購了兩艘極精巧的遊艇，在湖光山色之中盡情地遊樂。在周末或星期天，還不斷宴請友好，我也時常去參加。整頓的結果，竟把頤和園變成他的別墅了。

溥儀自以為有了鄭、金這兩個「左輔右弼」，什麼事情都可以辦好了，從此就更心滿意得。一九二四年夏，他又在王公舊臣和南書房行走中的珍本書籍和歷代名人書畫。我還能回憶起來的有：載澤、載潤、溥忻（溥雪齋）、紹英、耆令、寶熙、鄭孝胥、袁勵准、溫肅、王國維、景方昶和朱汝珍等。其實名為查點，實際上無非是在這些書畫上，蓋上一顆「宣統御覽之寶」或「宣統鑒賞之寶」的印璽，以示崇尚文風，沾名釣譽而已。我時常看到這幫文人雅士，文質彬彬地步入書畫房，中午吃罷御膳房給他們做的豐盛酒席，坐在清涼靜寂的殿堂之內，盡情地欣賞歷代名人真跡，真是悠閒自在。

### 過洋廳飼狗如放羊

這個時期，溥儀除了與溥傑、毓崇和我每天在一起外，還常把溥侗、潤良、潤麒等找來，陪他玩耍。溥儀幼居深宮，對宮外一切新事物一無所知，我們幾個也知之不多。莊士敦到宮內後，我們常於讀書之餘，聽他給我們講英國「紳士」的生活情況，大家聽得津津有味。莊士敦還把一些外國歌曲、音樂的唱片給溥儀，溥儀十分欣賞。他一心學彈鋼琴，叫人買了一架。可惜宮中無人會彈，莊士敦也只會彈一套送殯的曲子，於是

溥傑後來便介紹了一位音樂教師，名叫關良，到宮內教授。每天下午，養心殿裏總是琴聲叮咚，可惜我們並沒有學好。

在莊士敦的影響下，溥儀還訂了數十種外國雜誌和畫報。看了畫報上那些紳士們都牽着狗，他也買了很多，簡直像放羊一樣，讓太監牽着在宮裏溜來溜去。後來還給了我七、八條。一九二四年春，又通過警犬研究所所長錢錫霖，以數千元重金從柏林買來一條受過訓練的黑色警犬，名叫佛格。在運回來以前，溥儀先叫人把自己穿過的一件汗衫，送到柏林叫它聞；運回來以後，果然一下子就跑到了溥儀的身邊。因它只能聽德語，又把訓練用的術語用漢字注明。溥儀對它非常喜愛，寸步不離。以後他到偽滿當皇帝的時候，把它也帶到了長春。

一九二三年九月，借端康太妃生日的機會，溥儀除叫富連成班到宮中演戲之外，還把曲藝演員焦德海、徐狗子、榮劍塵等人，叫來同臺演出。他特別喜歡焦德海的相聲，叫他演了好幾場，賞洋二百元。一九二四年二月，又把韓秉謙、張敬扶叫來表演魔術、戲法，溥儀也很欣賞；還把韓的徒弟李興華派為內廷外隨侍，以後經常叫他表演。溥儀自己也買了變戲法的道具，經常練習。

### 張燈結綵大放花炮

這年春節過的與以往也大不一樣。過去過年，宮裏只是掛上一些春聯，並無其他點綴，我們也從不到宮中去。可是這一次，溥儀非常有興趣

地買了大批各式各樣的紗燈，懸掛在養心殿內外，還買了大批花炮。除夕之夜，溥儀把溥傑兄妹、我兄妹，以及他的妻子的娘家人等，都叫到宮內賞花燈、放花炮，直到午夜方散。正月十三是溥儀的生日，到了晚上，我們這些人又齊集宮中，在養心殿內外，大張筵宴；網球場上，搭起了大木架，燃放花炮。宮裏人都說，自辛亥革命以來，宮裏還沒有這樣熱鬧過。雖然這樣尋歡作樂，但是溥儀仍不滿足。他又買了一輛汽車，時常乘車到我五伯和我家裏。時間久了，覺得光在城內開來開去太乏味，又帶領妻妾、內務大臣、護軍統領到頤和園、香山等處遊玩。北洋政府的軍警機關聽說溥儀出城遊覽，就由薛之珩、聶憲藩派軍警隨行保衛，一行二十餘輛汽車，浩浩蕩蕩地從宮內出發。北京市民一見地安門的正門大開，就知道溥儀要出來了，都聚集在馬路兩旁，互相招呼着說「看過皇上嘍」！這大概就是這個末代皇帝，在北京出的最後一次風頭了。

### 胡適也稱溥儀皇上

在這一年的裏，到宮中看溥儀的人也增多了。以前，大都是些王公舊臣；現在，江亢虎、胡適等都到宮中來過。記得胡適會見了溥儀之後，莊士敦在「中英協會」為歡迎胡適而舉辦的晚會上，曾向胡適問起溥儀會見他的觀感，由於莊士敦對人談起溥儀時總是稱「His majesty」（陛下的意思），胡適也順口答曰說「一句「His majesty」，恰巧被一位記者聽到了，翌日就在報紙上說胡適見了溥儀，受寵若驚，連呼「皇上」。這

大概就是對胡適在見溥儀以前，曾對人表示絕不向溥儀叩頭請安、不稱呼皇上的一種諷刺吧。一九二四年四月，經莊士敦介紹，溥儀還接見了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和他的隨行人員鶴谷（印度人），以及伊連赫爾（作家、英國人）、戈林（女記者、英國人），並在花園設宴招待。當時，這個「小朝廷」對於各方面的聯繫，比起以前顯得十分活躍。

### 動用古物捐款施濟

在同一個時期內，溥儀對於所謂「慈善事業」也大感興趣。最初，凡在報紙上看到「因貧求助」的旗人請求救濟，即派人送去捐款五元或十元。報紙上也常登載「宣統帝助某人若干元」的消息。後來，捐款的範圍逐漸擴大，有一次，向當時的一個慈善團體「窩窩頭會」捐助了一千元，並附親筆信一封，署名宣統。我記得一次在看窩窩頭會舉辦的義務演出時，他們還在正樓掛着一張很大的黃紙條，上書「宣統帝捐助一千元」的字樣。當日本橫濱發生大地震時，溥儀又給日本公使館送去了古瓷和珍珠手串等物，表示「救災恤鄰」之意。據說這批古物價值二十五萬銀元，超過了北洋政府贈款的數額。當時的中、外報紙都把溥儀說成爲「大慈善家」。北洋政府對溥儀這種「樂善好施」的舉動，起初只認爲不過是沽名釣譽，還不十分介意。後來看到溥儀捐款的範圍愈來愈大，捐款的數額愈來愈多，特別是未通過自己的外交途徑，即把大批古物送到日本使館，便認爲他別有用心，有意識地在國內外來提

高自己的威信了。因此，對他動用宮中古物也就特別注意起來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，直奉戰爭爆發，不但北洋政府陷於混亂狀態，就是「小朝廷」也呈現出樂極生悲的景象。十月二十日，端康太妃突然因病死去，靈柩移到慈寧宮，王公大臣照例穿孝，喇嘛照例念經。十月二十三日，我父親和內務府大臣們正商量熱鬧鬧地大辦喪事，不料第二日清晨，突然傳來馮玉祥班師回京的消息，重要路口都被大軍堵塞，宣布全市戒嚴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喪事當然不能再辦下去了，只好暫於慈寧宮「封靈」，待時局平靜下來再辦。但是，時局的變化對這個「小朝廷」越來越不利了。在曹錕被囚之後，據莊士敦、鄭孝胥分別從英、日使館得來的消息，都說馮玉祥要派兵到宮內逮捕溥儀，並沒收各王公的財產。有的太監也說，被溥儀驅逐的太監們也到馮玉祥的司令部，控告溥儀盜賣宮內古物等事，使溥儀與王公大臣們，有惶惶不可終日之感。像載振與增崇那些朱門豪富之家，早已聞訊避入東交民巷和天津的外國租界去了。我父親為此幾次召集王公、帝師、舊臣開會，商量應付的辦法。會上，他們不是愁眉苦臉，一言不發，就是誇誇其談，不得要領，每次會議的結果，總是說先看看風頭，聽聽消息再說吧。就這樣聽聽看看，拖到了十一月五日，真是晴天霹靂一聲，由鹿鐘麟、張璧、李石曾率領的軍隊包圍了皇宮，把溥儀妻妾和敬懿、榮惠兩太妃驅逐出宮。從此，不僅永遠結束了溥儀在紫禁城的皇帝生活，也永遠結束了封建王朝的殘餘統治。(全文完)

## 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銷處地址電話

本社為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，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銷，茲將各地詳細地址列後，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為荷。

### 紐約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377 Broadway

N. Y. N. Y. 10013 U. S. A.

TEL: (212) 226-5131

### 洛杉磯世界日報

CHINESE DAILY NEWS BOOK SECTION

1230 Monterey Pass Road

Monterey Park, CA. 91754 U. S. A.

TEL: (213) 261-6972

### 舊金山世界日報

WORLD JOURNAL BOOK SECTION

210 Mississippi St.

San Francisco, CA. 94107 U. S. A.

TEL: (415) 626-1798

(415) 626-3628

### 芝加哥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2235 St. West Worth Ave

Chicago, IL. 60616

TEL: (312) 842-8080

### 華盛頓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807 8th St. N. W.

Washington D. C. 20001

TEL: (202) 789-4112-3

### 夏威夷世界日報

World Journal

Queen Emma Building

1270 Queen Emma St. Suite 605

Honolulu, HI. 96813

### 蘭世西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1710 Tully Road

San Jose, CA. 95122

TEL: (408) 238-1687

### 多倫多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305 SPADINA AVE.

TORONTO,

ONT. MST. 2E6

CANADA

TEL: (416) 362-1788

### 溫哥華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155 EAST PENDER STREET

VANCOUVER, B. C. CANADA

V6A 1T3

TEL: (604) 688-3018